



聊斋闲品

回查一路

## 偶尔犯傻

偶尔犯傻,是很可爱的。犯傻,我的理解是,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和地点,表露了不合时宜的单纯和真实。犯傻,表明在一种与童稚相去甚远的成熟年龄,尚有可贵的天真存在。

不犯傻的人是无趣的。在众人眼里,鲁迅是个严肃的人。其实鲁迅有时是很天真的,偶尔也冒点傻气。鲁迅曾诙谐地写过两句诗:“秋日菊花下寒蛩在悬肘。”文字是很雅的,但意思很少人懂。

为了让意义明白,鲁迅宁愿犯一次傻,同时写下同义的几句现代诗,似乎是作一种解释:“秋天在菊花的生殖腺下蟋蟀们在吊膀子。”这几句就令后来的鲁学家们大跌眼镜了,他们困惑,这竟然是鲁迅的文字,他怎么能把诸如“生殖腺”之类的词写到诗里呢?其实,鲁迅本身就有率真的情趣,只是我们在习惯中颂扬一个人的睿智时,抹杀了他天真的一面罢了。

近日,在网络读到学者陈明远先生的几篇博文。其中提到了鲁迅的老师,名士章太炎先生。章太炎为人直爽,性格火爆,出言不逊,持论偏激,惊世骇俗。因为爱发飙,故被人称为“章疯子”。对于“疯子”的雅号,他不以为意,偶尔还得意地为“疯子”做褒义之一辩。

鲁迅回忆,章太炎在北京时,好发议论,无所顾忌,报界把章的论调当风向标,在正与反之间,常见这样两种标题:《章疯子大发其疯》与《章疯子居然不疯》。可见,这个人在当时“傻”出了多大的影响力。许多聪明人情无声息地过完了一生,这位章疯子,却留下很多趣事。据说,章太炎居苏州时,乘黄包车回来竟然忘记了回家的路和家的门牌号码,车夫只好拉着他做环城漫游……一个人,可爱莫过如此。

犯傻并非全与智慧对立,只不过,许多的智慧往往需要用傻来包装。寓“聪明”于“傻”之中,所谓“吕端大事不糊涂”,我觉得章太炎就是。

“智慧出,有大伪。”老子这句话是想告诉人们,如果没有智慧,就不会有虚假。老子是反对一个人用谋略的,智慧滥觞,削弱了真实和自然两种状态的存在。老子应该是“犯傻”最早的支持派。没有一个人的偶尔犯傻,往往让人看不到真诚和自然。在当下社会,真诚和自然正是难得的两种品性。

爱犯傻的人,与人相处,给人安全感,让人放心。因为他即便有秘密,秘密也隐藏得不深,内心纵然有座冰山,也要向世人时不时展露冰山一角。而那些不爱犯傻的人,每时每刻给人的感觉,都像在制造阴谋。

当下的一些俗人,无一不是拼了命,变了法地表现自己的精明。有些人一生也犯不上一次傻,我觉得这种人的心事缜密得如同蛛网。商业行为中,人际交往中,许多人把损人利己的事策划和处理得丝丝入扣,滴水不漏,百密而无一疏。生动活泼的一生,就这样被自己的心事给网住了。其实,无论一个人知识水平如何,能够真诚犯上一次傻,还算是好人。

李伟不是一个甘居人下的人

我们要了啤酒,点了豆豉辣椒、酸豆角炒肉沫、剁椒鱼头和半斤基围虾,都是我最爱吃的。

刚吃了不到一半,忽然发现窗外街的对面,有一个摩托车店。店里店外,整整齐齐地摆满了一大片簇新锃亮各式各样的摩托车。我心里一动,想到了每天踩辆单车奔走在四十多摄氏度烈日酷暑下的李伟。

我定定地看住了。

“叶儿,你怎么不吃,看什么呢?”

他顺着我的眼光望去,一时也楞了一下。

“阿伟,给你买辆摩托吧,海口太热了,你太苦了。”

“咱们现在有多少钱啦?”

“四万多,不包括这一万三。”

李伟略略停顿了一会儿,然后一口喝干了一杯啤酒,说:“以后再说吧,咱们还得辛苦一点儿,把这一万多存上。我们原先讲好的,存够几万,就开我们自己的公司,现在五万够了。我想现在是个好机会,多挣一些,实力雄厚一点,老跟这些一点儿文化都没有的民工混在一起,真是痛苦,我不能永远这样。”

他的话刺得我心口发疼。

我知道,他现在混在这些泥瓦匠中,出入在歌楼舞榭和酒桌上,与那些酒肉之徒喝在一起,滚在一起,并非他的本愿,而是为了生存与发



灯下漫笔

回王雪涛

小时候,幼儿园的老师教小朋友不要折树枝、摘花,说树会流泪,花草会疼,于是我们就笃信不疑,处处爱护花草,因为在幼小的心灵里已知道流泪、疼痛是不好的事。然而长大了我们却只知道自己会疼,不知道别的生命也会疼痛。

中国是公认的美食大国,光挖空心思、花样翻新的菜肴就让外国同行们望其项背。在山西,有一道名菜叫“吃活驴”,顾名思义就是在活驴身上取肉烹饪而不致其于死地。方法是在地上钉四根木桩,把一头驴的四条腿牢牢地绑在木桩上,再拿横木固定驴身,使驴动弹不得。顾客想吃驴身上哪个部位的肉,店主就用滚开滚烫水烫这个指定部位,把毛褪干净,然后在驴的惨叫声中当场割下进行烹调,场面血腥、恐怖。客人快朵颐后走出饭馆时,那头驴还在苟延残喘。

聪明的中国人不仅发明了大吃活驴,还有诸如“活鱼活吃”、“活吃猴脑”、“烤活鸭”等绝妙创意,无一不是在动物活着的时候

## 生命疼痛

成为人类的美餐,让外国食客叹为观止。据说熊掌是在熊清醒的时候被厨师用刀“咣当”一声剥下来的,其他小熊看到后都惊恐地把爪子藏在身后往角落里退。如果说贪婪的店主、愚昧的厨师、饕餮的食客导演了大吃活驴这一人间惨剧,那么披着科学外衣的残忍就更令人心寒了。

读大学时,有一次在校图书馆查阅校史,发现在那个疯狂的年代,神圣的科学殿堂里竟然上演了一场荒唐的闹剧。在全国形势一片大好的鼓动下,学校各系也都各显其能,竞相开展科研“大跃进”,接二连三有“科研成果”问世。其中畜牧兽医系“发明”了一种“活猪取肉法”,即在活猪身上取肉而不夺其性命,让猪肉像割韭菜一样源源不断地生发出来。方法是用手术刀在捆牢的猪身上宰割生肉,然后给血淋淋的伤口敷上外伤药。猪养好伤后,再根据需要继续从其身上割肉,似取之不竭的猪肉制造机。

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事却是千真万确发

生过的事实,当摧残和虐待披上了科学虚伪温情的外衣,祛除病痛的手术刀变得让人不寒而栗。印度圣雄甘地曾说:“一个民族的道德是否高尚,可以从其对动物的态度中看出。”对待动物的态度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。我们经常道貌岸然地称动物为“人类的朋友”,可单纯的动物们也许不会想到,人类这个不怀好意的“朋友”会用如此残忍的手段折磨它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:“有时听见形容人‘野兽般’残忍,其实这对野兽很不公平,也很委屈。野兽从来不会像人那样残忍,那样巧妙的、艺术化的残忍。”

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为了减轻自己的病痛,发明了种种先进的医疗技术和药品,包括安乐死。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。我们为什么就不能给即将为人类奉献身体的动物减少一点痛苦呢?什么时候我们也能在杀鱼前给它先服一粒晕鱼丸呢?因为拥有一颗善良、仁爱之心,尽可能地减轻乃至消除世间生灵的疼痛,是人与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。



心灵鸡汤

回骆中

## 往上走一站路

喇叭口是一个很小的镇。

从喇叭口到市区只有一班公交,喇叭口是第二站。小镇上的人大多在市区上班,每天早晨都要去赶车。喇叭口到市区的距离和时间无疑都是漫长的,更何况座位早在起点就被乘客坐满了呢。

令我诧异的是我楼下的小罗每次都有位置坐。当我的西装被拥挤的人群挤得皱巴巴的时候,这小子则一边读报一边喝着杯热气腾腾的豆浆,偶尔还扭头看看窗外的风景,真是惬意极了。

时间久了,我便忍不住问小罗:“你怎么每天都有位置坐呢?你的运气真好!”

小罗听了哈哈大笑。我却更加迷惑了。

“我每天都是从喇叭口走到起点去赶车的,一站路嘛,早起几分钟就够了。”小罗一脸平静。原来如此!小罗每天都令我羡慕不已的“运气”原来只是往上走一站路。

世事往往如此简单,不一定要靠捷径,不一定要靠运气。有时候,只需要往上走一站路,就站在了人生的上风口,就避免了激烈的竞争,就达成了自己的意愿。这样的人生,应该就是智慧的人生吧。

## 独家连载

## 我要富贵 (二十六)

林雪 著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王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展。他每天都在强迫自己干他所不愿干的事,与他所不愿交往的人交往,可我从没有听他抱怨过,也没见他沮丧过,他不是甘居人下的人。他把他的理想深深埋在心底,咬紧牙关,默默地朝着既定的目标,一步一步地向前,向前。

阿三从牢里逃了出来

阿三回来了,是刚从牢里逃出来的。他已瘦得不成人样,一脸黑胡子,一脸苍白,一路扒车回来,身无分文,已不知饿了多少顿。

原来,这次他回西安带走了六十万,是他上批文物出手后的所有款项。有内线传来消息说,盗墓的发现了一个古墓群,还没开挖,估计价值不菲,让他赶快赶到西安。他当天下午就飞到了西安,晚上,谈好三十万一个墓坑,他买了俩。结果,真的挖出了一大批宝贝,他分成三个麻袋,

请两个自小一起长大的朋友,谈好价跟他跑一趟。这样,他们三人,一人扛一个麻袋,他们不敢坐火车,也不敢走国道,专拣偏道,辗转来到湖南株洲市时,在汽车站,还是被警察查获了。他们被逮了起来,没收了所有文物,三人都被判了三年刑。损失了所有钱财,阿三倒没觉得难过,他想要路子,人还在,就一定能把损失加倍地找回来。

阿香见他瘦得不成人样,心疼得哭了起来。晚上,抚摸着他身上的瘀伤,又哭了几场。哭得阿三心里又酸又喜,想:自己这次损失是惨重了点,但有个这么疼这么爱自己的女人,就是死也值了!

想到狱中被他连累的两个朋友,阿三心中又添了几分沉重。

他拍了拍趴在他怀里哭声不止的阿香说:“别哭了,我好不容易逃出来,你应该高兴才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